

明德工程

土木工程系大學生參與設計和建造內地農村學校

明德工程是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一項“大學生參與設計和建造內地農村學校”的助學育人工程。她秉承香港大學之校訓「明德格物」，遵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讓在讀的大學生們通過義務參與助建工程，接觸社會，認識社會，和服務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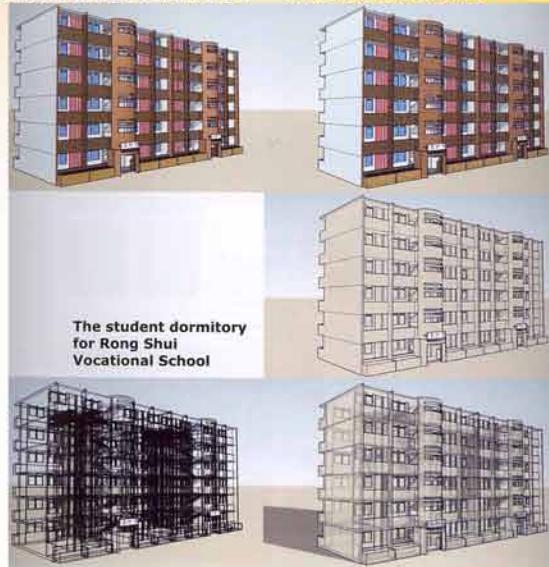
她首先由土木工程系71年畢業生楊澍人博士啟動。2003年起，楊博士夫婦和他們的朋友們一直參與廣西的“綠色紅瑤春芽行動”的扶貧助學活動，其中包括捐資建設新校舍，解決山區少數民族學童上學難的問題。與眾多的捐建工程不同，楊博士希望他們的捐建工程可以由年輕的大學生一起參與設計和建造。楊博士的想法得到了他的母校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贊同和支持。

2004年明德工程的第一個項目開始了。這是為廣西北部山區的融水苗族自治縣大浪鄉下里屯下里小學重建新校園。它包括建在山坡上的兩層樓的課室和教師宿舍，球場，廁所，道路，蓄水池和擋土牆等建築設施，總捐資約27萬元人民幣。21名土木工程系二年級學生先後地參加了這個項目，並六次進入這個小山村。下里小學新校園已在2005年9月按期按預算優質地竣工，10月1日交付使用。助建小組的同學們送上了土木系師生捐獻給下里小學全新的課室桌椅，籃球架，乒乓球桌，電腦和一批圖書。當地政府批准了新教學樓命名為「明德樓」，以紀念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師生和校友的全程投入和捐獻。而同學們精心設計的環保廁所更得到了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環境保護局的贊賞，被授予「綠色學校」的稱號。下里小學非常愛惜這個新校園，使用兩年後依然簇新如初。



「明德樓」的成功，鼓勵了土木工程系的校友們，繼續創造機會，讓明德工程不斷發展。2006年明德工程的第二個項目開展了。這是為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職業技術學校新建一座可提供約600床位的學生宿舍樓，總投資約200萬元人民幣，其中楊澍人博士夫婦捐資約100萬元。這座新宿舍樓將命名為「格物樓」，以延續「明德樓」的助學育人的精神。16名土木工程系一至三年級學生先後地參加了助建小組，再次承擔了「格物樓」的設計和建造任務。他們經過四個月的努力，在2007年初完成了六層大樓的設計，包括全套的施工圖。「格物樓」已經在今年7月破土動工，6名一年級學生利用暑假到工地參加該項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

土木工程系另一位69年畢業生馮文廣先生知道了明德工程的消息後，專程從加拿大回到了母校，和土木工程系商談了將由他捐資的一個新的助建項目。



這是大學生們設計的「格物樓」建築方案

大學生們通過參與明德工程，不但用自己學到的知識服務社會，而且走進了千里之外的山區農村，接觸到不同的人們和生活，瞭解到不同的社會需求，在艱苦的環境中鍛煉了自己。他們的收穫比他們做出的更加豐盛。

明德工程得到了香港大學校方的高度贊賞和支持，也得到了許多校友和社會上有心人士的關心和幫助。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協助了我們攜帶測量儀器進入內地。廣西人民政府環保局指導和配合了我們的助學活動。香港呂鄧黎建築師有限公司輔導了我們進行「明德樓」的建築方案設計。北京太平洋建築設計工程有限公司義務地審查和完善了「明德樓」和「格物樓」的施工圖紙。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先後兩次親筆為「明德樓」和「格物樓」題字。2004年當「明德樓」項目開始時，香港力行社黃漢宜主席送來了他們的捐款1.6萬港元。2007年當「格物樓」動工時，我們又收到了香港悅誠集團（國際）有限公司王惠棋主席的捐款10萬港元。他們的寶貴資助，大大地減輕了大學生們到山區活動經費的負擔，使這項有意義的活動能夠順利地持續地進行。

格物樓

饒宗頤教授為「格物樓」題字

「格物樓」在進行中



2006年10月和楊博士夫婦一起討論建築方案



2007年8月在工地上檢查施工細節



2007年4月出席奠基儀式



2007年8月在工地上與建築工人合照

助建小組隊員的我寫我思



周啟鏗 (Pat)：做個有心人

常言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是我在今次廣西之行最能夠感受到的。一批有心人包括楊澍人博士及夫人等，身體力行，出錢出力，聯同我們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六名學生一同到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作了七天的助學和交流。七日的行程十分緊密和充實，使我們獲益良多，終生受用。

我們到步的第一天來到融水縣職業技術學校，對正在興建的學生宿舍「格物樓」作質量檢查。在工地上，我們看到了內地山區興建建築物在施工條件上與香港常見的大不相同，令我們大開眼界。不幸地，我們在工地檢查中發現了有些施工構造與審批的圖則不相符，有可能釀成結構上的危險。眼見事態嚴重，我們當晚即與施工單位開會，商討解決方法。最後我們想出了補救方法。同學們參與制定補救方案，經過一夜的努力，終於計算出一組有關數據。這次錯誤幸好發現及時，遲一日發現的話，樓板的混凝土澆灌了，那時候才補救便會太晚了。

第二天，我們再來到職業技術學校與該校學生作交流。在那裏，我感受到充滿生氣，因為眼見的都是跟我年齡相約，懷著滿腔熱忱和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年輕人。他們十分積極地裝備自己，為日後成為國家棟梁作準備。我

們做了一個有關香港和香港大學的簡報和問答環節，讓他們多認識香港，同時也使我對他們瞭解更多。

結束「格物樓」的工地檢查後，我們和楊博士等出發到紅鄧山區。紅鄧屯遠離鄉鎮，彷如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汽車到達大浪鄉後，只有一條步行要兩三個小時的山路可到達。靠兩腿走山路出入，這是一件在我們眼中很辛苦，但對當地人來說却是平常不過的事。我們看見當地人對生活很樂天。他們差不多與世隔絕，靠山吃山，照樣開心，這令我欣佩，也令我反思。幸福並非必然的，唯有知識才能使他們脫離貧窮的魔掌。貧窮和隔絕阻礙了他們進步，埋沒了很多孩子成材的機會，我對此心感可惜。當日我們跟他們玩遊戲，十分高興；跟他們談話，使我更加瞭解他們的需要。

紅鄧跟很多山區一樣，都是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在村裏，青壯年人都到了外面打工賺錢。看到這種情景不禁令人心痛。心痛在貧窮使他們過早地失去了童年，失去了到學校學習的機會，失去了跟家人相聚的時光；心痛在我們有時候生在福中不知福；心痛在我能夠幫助他們的實在太少。我現在能夠做到的只有對他們作少少的捐贈，繼續參與有關建校計劃，讓他們更多人能夠接受教育，早日改變貧窮的狀況。



與山區小朋友一起

到了夕陽西下時，我們要離開紅鄧了。村裏的人，男女老幼，都來歡送我們離開。說真的，雖然只是幾句鐘的接觸，已經捨不得他們了。但願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再次踏足此地，身體力行，對他們幫助更多。

馮靖翔（Samuel）：延續校訓的使命

明白天生具有的偉大德性，並將之發揚光大，是為「明明德」。窮究事物的原理，摒除蒙蔽心眼的物欲以顯良知，是為「格物致知」。香港大學的校訓——「明德格物」深深地烙印在這趟廣西之旅中，楊博士夫婦是我們很好的榜樣。

我在廣西一行的收穫可歸為知識和體驗兩大類。首天，考察「格物樓」，發現了承建商手上的圖紙與審批的圖紙有偏差，讓我見識到內地處理問題的手法。開會時，郭博士的睿智果斷，妥善地解決了圖紙的問題，化腐朽為神奇；楊博士扣人心弦的談吐，控制了整個會議的氣氛與節奏，更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觀察著他們的舉止，我看到了專業工程師的價值和尊嚴，不能取替的價值，不卑不亢的尊嚴，這就是努力與經驗的結晶品，亦是我努力的目標和方向。此外，「明德樓」、「樂群樓」等前人的杰作都讓我頓足觀看，出色的設計，環保的概念，與周邊環境的配合等等，全都在訴說著它們的不凡。這讓我不自覺地與這些同樣是學生的「前人」作了個比較。我們是不如「前人」？還是能青出于藍呢？

論及這趟廣西行的體驗，最深刻的不能不數紅鄧之旅。在這之前，下里和納里之行也不是不無感觸。初到納里，從山腰眺望村落，風光如畫；回頭俯視群山，氣勢磅礴，大有「大地在我腳下」之意。續上山，入目的是一個六歲左右的小孩，衣著破舊，赤著雙足，頭上長了瘡瘤。目睹後，心中不覺一酸。

我在香港一直兼職教育工作，教的有富家子弟，也有新移民，但從沒有一個小孩令我這般心痛，也不知道是因他的貧窮，還是因自己的無能。在納里逗留的大半段時間，我都是安靜的陪著那裏的小孩。我不斷地反問自己，我能為他們做甚麼呢？我沒有豐富的專業知識，也沒有充裕的資金。我能為他們做甚麼呢？最後我想通了。我暫時唯一能帶給他們的就是歡樂。這便成為了我的動力，讓我在下里和紅鄧活躍起來的原因。

次日到達紅鄧，已屆中午，停留的時間不多，只有兩小時。珍惜時間，立刻與當地小孩溝通。說著說著，才知道很多瑤族小孩都不懂普通話，硬著頭皮學了幾句瑤語，便與他們交流一番。他們當了我一小時的嚮導，邊教瑤語，邊告訴我他們生活的玩意兒。他們的樸實和真誠，在一舉一動中表露無遺。由於從沒出過山外，他們的生活可說是很單純，沒有比較，沒有太大的競爭，每天都是穿梭於山林間，與大自然融合無間，這是我很羨慕的。下山時，全村的小孩都非常熱情地為我們送行。分別了，我終於明白到甚麼是一見如故，那種依依不捨真的很令人惆悵。這份不捨讓我明白到這趟瑤村行並不是一次性的活動這麼簡單，而是有後續的，需要人接棒的使命。正如聖經上所記：「我在這裏，請差遣我！」讓我們繼續延續香港大學的校訓「明德格物」吧！

黃璟（Wendy）：大手拉小手

在為期一周的助學活動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在炎炎烈日下徒步三個小時山路到融水大浪鄉的“紅鄧小學”。平日經常運動的我儘管聽過很多前人走過此路的艱辛，出發的前一天還是覺得自己應該沒有問題的就能夠到達目的地。起初我走在前列，同學們雖然都是第一次走這樣的綿延盤旋的由石頭與黃泥鋪成的山路，不過有周圍秀麗迷人風景的陪伴，也許能減輕腳下的辛苦。途中



遇到不少當地的少數民族村民，他們都會熱情的同我們打招呼。儘管不明白他們的說話，他們燦爛的笑容讓人感受到山區人民的淳樸。他們當中很多沒有穿鞋，赤腳走這樣的山路，讓我十分佩服，他們是用自己的腳走出了這條路。

走到路程的三分一時，自己已是上氣不接下氣。二十多人的隊伍已經拉的很長，變成三五個人一組相互鼓勵著前行。山間有不少小溪，用山泉洗洗臉，擦擦手，被太陽曬得汗流浹背的我感到了一絲清涼。我看到當地村民使用最原始的方法，用破開的竹筒作管道把山水引到田裏。由於設備太落後，食用水質量還是很大的問題。到了路途的一半，大家都已經非常的吃力，不斷地有人問剩下的路程。我感覺自己的腳只是在機械地擺動，想喊同伴休息一下再走，又擔心落後大隊太遠，在這大山之中會有安全問題，於是像被拖拉著趕路似的走著。終於到了最後也是最艱難的一段，山路越來越陡峭，筋疲力盡的我感覺像在爬行，累得要靠鼻子吸氣嘴巴呼氣才能繼續。看見山寨就在前方，大家都說不休息了，堅持堅持就到了。

到了，到了，終於到達了這個閉塞的小山寨。一群皮膚黝黑的小朋友出來迎接我們，領我們到村長家去。他們衣服破舊，很多沒有穿鞋。年齡大一點的說著我們聽不懂的方言，年齡小的只是用迷茫的眼神看著我們。這群孩子們熱熱鬧鬧地把我們領到了他們居住的地方，一家一間兩三層的小木屋，底下那層住著牲畜。看到猪只全身裹著自己的糞便，怕是在炎熱的天氣下為了降溫。一陣陣不知是鷄或鴨或牛的腥臭撲鼻而來，我無法呼吸，直想嘔。來到了村長家裏，早已擠滿了人。大家踩著用一根根木條搭成的樓板進了屋。引路的孩子們被擋在屋外，害怕這單薄的樓板承受不了這樣多的重量。精力旺盛的幾位男同學一到那就與孩子們玩開了，居然還學會了幾句土話與他們逗樂。在吃了挑夫辛苦地從山下挑到山上，被蒼蠅圍攻的但誘人的西瓜之後，我們決定抓緊時間頂著烈日與孩子們玩遊戲。平日很少有機會有人把他們集中起來玩，雖然是很簡單的“老鷹捉小雞”和

“糖粘豆”，他們玩得滿頭大汗，哈哈大笑。當我們把帶來的零食拿出來派發給他們時，引起了一陣騷動，他們一窩蜂地擠上來要，弱小的女孩子被擠在外面。我們訓導他們要守秩序，排隊一個一個地拿。玩了一陣，我們提議去看看準備新建小學的地方，孰不知我們玩遊戲的那片草地就是新校址，也就是兩三間教室的大小，估計這是村裏唯一一塊平坦且面積最大的土地了。周圍還晾著村民的染布和衣服，靠山的一邊就是他們居住的地方。頓時對他們現在的學校充滿了好奇，我們又穿過了寨子，來到了“紅鄧小學”。所謂的小學，是一座單層無窗的破舊木屋，兩間課室，一塊已經模糊不清的黑板，外加門外一個小泥地操場。我楞在一旁，一時之間不知跟孩子們說什麼好。他們還是很高興地在課室裏和操場上打鬧玩耍，沒過多久就一片塵土飛揚了。

跟熱情的村民和天真的孩子們告別，我們要拖著疲憊的身子在天黑之前趕路下山。孩子們對我們依依不捨，一路送我們到很遠。看到他們，會很強烈的感覺到自己很

幸福，不比較並不會知足。令人心慰的是他們很積極快樂地生活著。我們告訴他們要好好讀書，有機會可以到縣城念好一點的學校。他們點頭。這崎嶇漫長的山路真的讓人乏力到什麼都不願去想，深切體會到了“要致富，先修路”的真諦。或許很多到過紅鄧的有心人想改變當地的狀況，但這條只能靠兩腿走的山路很難改變當地物資的缺乏和與外界溝通的困難，阻擋了許多讓他們發展的機會。或許光靠有心人的捐助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什麼，這需要當地政府的大力投入，同有心人一起，解決困難。

當我們用手拉著山區孩子們的小手時，我看到了他們燦爛的笑容，感受到了力量。希望越來越多的“大手”能在貧困落後的山區出現，讓我們一起“大手拉小手”。

黃倩欣 (Sharon)：寶貴的一課

廣西之旅雖然只有短短的一星期，但所學到的知識，自己所得的體會，是不能從書本上找到的。起初我是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出發，對廣西的生活一無所知，就如小學生第一天上學的心情一樣，既興奮又緊張。

紅鄧的小朋友令我感受最為深刻。看著小朋友要經過長途跋涉才能出村，我感到他們很辛苦。我們一行人用了兩個多小時才能順利攀入紅鄧。對於第一次行山的我，一點也不容易。那是一條多麼迂迴曲折的道路，旁邊則是懸崖峭壁，稍一不慎，會跌入萬丈深淵。有時我也很佩服當地村民為何可以那麼從容不迫地下山。這次的體驗令

我覺得很有意義。村裏小孩的生活簡單，他們年紀輕輕便要幫家人做家務，負責放牛。反之香港的小孩是非常幸福的，有父母的呵護，有各式各樣的玩具，有NDS遊戲機，或是鐵甲機械人。這些對山村的小朋友，是多麼奢侈的事。想著想著，我也想為紅鄧的小朋友做點事，更覺得有心人為紅鄧小朋友建學校的決定沒有錯，至少可以學到一技之長，令生活水準提高。

我們也很順利的在融水職業中學進行考察，進而瞭解當地的建築方法。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踏入地盤巡查，感覺很新鮮。「格物樓」的工地檢查，確實令我眼界大開，因為同學發現了工人所用的圖紙與審批的圖則不同的問題，讓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那晚我們學生、施工的負責人聯同楊博士、郭博士一起開會。開會的內容是圍繞著錯用圖紙的補救方法。起初我們學生不敢發言，郭博士就提出我們發現的問題，引領我們討論。我們抱著學習的心態給了施工單位很多意見，最後楊博士為這次會議做了一個全面的總結。那晚楊博士給我們一個重要的任務，讓我們計算補救方案所需的鋼筋數量。我們雄心壯志地將在學校所學到的知識利用，拼搏到深夜。這使我體會到，原來建樓是一門多麼複雜的事情。

吳靜宜 (Fion)：幸福不是必然的

回到香港的第二天，昨晚睡得很甜，依稀記得自己夢中與數位同學一起再到紅鄧，和當地小孩玩了一個下午，快樂得很。一星期的旅程，知識和心靈滿足增進不少。觀察正在施工的「格物樓」是今次行程目的之一，令我明白內地與香港施工之差異。還有一個意外驚喜，就是施工圖則出現問題。當晚開了一個會議，讓我上了一堂人際關係課。會上我們要捍衛我方利益，同時要與承建商保持合作關係。結果，郭博士提出一個方案，促使大家取得共識。而楊博士的談吐更令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為大家分析對錯，令會議於平和氣氛中曲終人散。



此外，我們還參觀已落成的「明德樓」。它的廁所設計非常有趣，無門設計但任何角度不能窺視內裏情況，更加入環保概念，化糞池產生的氣體成為校舍煮食能源。此等設計由我學系的師兄負責，令我有衝動立刻加入助建活動，以有限的能力去幫助有困難的人，亦期望這種文化延續至每一屆同學。

我最深刻的是步行紅鄧山區。沿途很多人問我辛不辛苦，我回答不辛苦，因為心裏只想快點到達目的地去看看那裏的生活環境，結果比我十多年前回到的家鄉還要差，心裏很不舒服。「幸福不是必然」從探訪紅鄧山區體會出來。現時內地經濟發展迅速，但還有很多人未能受惠。那裏的小孩因為家庭經濟問題，未能接受較好的教育，形成跨代貧窮。別看他們年紀小小，卻對自己家庭有很大的承擔感，認為自己讀書是浪費光陰，應該立刻出外做工。聽到他們這樣說，我很痛心，自己沒有能力幫助他們。看到楊博士致力為內地貧窮地區出了不少力，令我十分感動。作為中國一份子的我，很想利用自己的知識去幫助他們，相信自己日後在社會工作時也會以不同形式去出一分力。

呂祖維 (Joel)：我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

在廣西七天的助學之旅，肯定是我人生中一段難忘的經歷。七天之內探訪不同的學校，有的興建中，有的剛啟用，有的殘破不堪。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情況，卻孕育著同一代中華兒女。望著那七天所拍的照片，一張張兒童的臉孔令我的心頓時變酸。

令我感受最深刻的，可算是紅鄧之行。紅鄧是位於很偏遠的一個瑤族山寨，全村只有八百人。他們主要以務農為生，過著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村中有一所用了很久的小學，設有一二年級兩班。三年級以上的小朋友如要繼續上學，就要離開紅鄧去路程徒步要兩三小時的學校上課。當我們去到紅鄧學校時，我被他們的校舍嚇了一跳。課室裏光線昏暗，屋頂卻漏光，想必下雨會漏雨，幾十個小朋友就擠在一起上課。回想我們學習的地方有完善的設備，實在應該感恩。村裏的小孩子大部分都未曾離開過紅鄧，思想和生活都十分簡單。我們和他們一起玩集體遊戲，派發一些糖果，已經令他們開心不已。相比在香港的一些小朋友，每日沈醉於虛擬的電子世界，還要嚷著購買名牌物品。若果能把這些錢儲起，我敢肯定這能夠幫助不少失學的山區兒童。

作為一個土木工程的學生，能夠參與真正的助建項目，為「格物樓」的結構作檢查，我真的感到非常興奮。在檢查中，我們發現「格物樓」的承建商所用的圖則並非最新版本。六位才讀了一年土木工程的大學生便要想辦法去解決問題。我們要計算那磚牆如何受力，如何補加鋼筋，鋼筋直徑和數目等。這些問題纏擾著我們一整晚，令大家不能安睡，最後幸得郭博士出手才能得到結果。

這次廣西之旅與其說是助學團，不如說是交流團。表面上是我們把學習機會帶給他們，把歡笑帶給他們，實際上我是從他們身上得到個人的反思和加強了對學習土木工程的熱誠。我在這七天在小朋友身上所得到的，比我能帶給他們的更多得多。



紅鄧瑤村，給了我們對人生新的思考

